

绿城杂俎

### “爱幼”与“尊老”

高玉成

春节的家宴上,忽然发现自己俨然成了“爷”字辈了;几个外甥、外甥女都有了孩子,我已经被“舅爷爷”地叫个不停了。一家子将近20口人坐在一起,大的说小的叫,好不热闹!

但吃着吃着便觉得好像有什么地方不对劲:每道菜端上来,姐姐、姐夫们都慌忙往孙子、外孙面前推,还争相喊着:“来来来,给孩子尝尝,给孩子尝尝!”外甥、外甥女们则操起家伙往他们孩子的碗里舀,嘴里喂,根本没有顾及他们的爹妈;而他们的爹妈只要看到自己的孙子、外孙子们吃得高兴,就乐开了花。

我忽然想起当初我们和老人一起吃饭的情形。那时候,每道菜上桌,姐姐、姐夫们总是往老人面前推,还拿起筷子帮老人夹,让老人先尝先吃,然后才轮到孩子和自己,满满的一派尊老爱幼的温情;现在,到我们这一辈人成了老人的时候,怎么就只剩下“爱幼”,没有了“尊老”呢!

问题似乎出在孩子自己身上。我们的孩子都是独生子女,从小自我为中心惯了,“我是我的,你的也是我的”,心里没有其他人。现在他们有了孩子,看上去是“爱幼”,其实仍不过是“自爱”的一种表现,心里没有其他人,自然也就没有“尊老”可言了。

问题似乎也出在我们自己身上。我们对孩子从小惯养,不断助长着他们的中心意识,没给他们关心别人的机会。现在他们长大了,有自己的孩子了,我们既不自尊,又不要求他们“尊老”,反而又帮助他们惯养孩子,怎么能传承好尊老敬老的风尚呢!

但问题似乎又不能全怪孩子和我们自己。我们这一代人,哪家不是兄弟姐妹三五个,谁家父母顾得上宠这个、偏那个的,都是大的带小的,小的跟大的;有什么好吃的,平均分配;有什么好玩的,争抢着玩;连身上的衣服,也是大的穿不上给小的,小的穿不上给更小的。父母没遗产,自己长大了全靠自己挣,过得好过得歹也想不到父母头上。

到了结婚生育年龄,却赶上了“计划生育”,一家只生一个,不管男女女孩,都被当成掌上明珠,倾其所有、尽其所能爱护这一个心肝宝贝。好容易把他们养大了,还要买车买房办婚事;好容易盼他们成家了,又要帮他们带孩子、给补贴;即便是退休金,他们也在看在眼里,理由是:“反正早晚是我们的!”而我们倒像亏了理似的,生怕对不住他们。有什么办法呢?我们只有一个孩子,不敢得罪他们。我们这一代做父母的真的都是很无奈、很窝囊。

显然,这已经不是个性问题,而是涉及一代人的社会问题了。很多年轻人“爱幼”而不一定“尊老”,部分老人的养老特别堪忧。现在,每当看到媒体上说哪里在建养老院,哪里在探索社区养老,哪里又在尝试医疗机构或者康复中心养老模式等,老人们都格外关注。没办法,孩子不一定靠得住,只能希望政府和社会负起责任;毕竟我们这一代做独生子女父母的,情况比较特殊。不妥善解决养老问题,在即将进入老龄化的社会里,真不知道我们的老年将会怎样度过!

进入丙六货栈范围后,崔器做了几个手势,早有默契的旅费军分成三个方向,悄无声息地接近丙六货栈,不良人已经将附近所有的路悄悄封锁。这一带只有几个商队的马匹牲畜拴放于此,三两个伙计看着。有不熟人过去,交涉几句,把牲口都远远牵开。

至此,丙六货栈与西市完全隔绝。崔器半蹲在丙六客栈附近一堵土墙的拐角处,摘下胸前护心镜,挂在横刀头上,小心地朝外伸去。借着护心镜的反光,他不必探头也可看清前方状况。

丙六货栈是一所压檐木制建筑,长六十步,宽四十五步,近乎方形,只有一个人口,四面有通风窗,但特别小,不容人通行。因为这一带靠近水渠,夏季容易被淹,所以建筑底部架空,被十六根木柱托起,有点类似岭南建筑风格。

门口守着一个大鼻子胡人,正是曹破延的十五个伴当之一,他背靠木门,不时低头去玩手腕上的一串木珠,显得心不在焉。崔器估算了下弩箭的距离,如果真要动手,他有信心在十个弹指

之内破门而入。崔器把目光投向人口,屏住了呼吸。万事俱备,就等货栈内的动静了。

在与外界隔着的一面木墙的货栈内,曹破延背靠屋角双手抱臂,面向人口而立。他已经摘下白尖毡帽,露出一头浓密的黑色发辫。其他人在货架之间散开,三三两两地低声交谈着,但用的不是粟特语而是突厥语——当然,站在窗边的崔六郎表现出一副完全听不懂的样子。

崔六郎搓手笑道:“曹公,谁给您找的这地方?这里潮湿得很,附近又没有食肆杂铺,不如我给您另外安排一间。”曹破延像是没听见这个问题似的,冷淡地回答:“做正事。”崔六郎也不尴尬:“好,好好,您找我到底做什么事,现在能说了吧?”

曹破延打了个响指,两个伴当走过来,在地上铺开一卷布帛,展开来是个宽方的尺寸。然后他们又拿出了一只小狼毫一支,墨锭一方,砚台一盏,崔六郎一怔,不知道这是什么意思,难不成要开科

考诗赋?他再一看那硬黄布帛,不由得倒吸一口凉气。布上密密麻麻画着无数方格,墨线纵横,正是长安城的一百零八坊图。不过这地图太过粗略,仅仅只是勾勒出坊市轮廓和名字。“这玩意只在皇城秘府里头有收藏,百姓谁家私藏,可是杀头的大罪!”曹破延双眼一眯:“……你不敢接?”

崔六郎哈哈大笑,后退一步盘腿坐在地上:“我若是不敢,就不会把你引进西市了。富贵险中求,干我这行的,有几个把大唐律令当回事?来呀,笔墨伺候,你们想标什么?”“我要你在这份长安坊图上,把所有的隐门、暗渠、夹墙通道等要害之所标出来。”曹破延一字一句道。崔六郎一边应承,一边脑子里飞快转动。长安城内地势错综复杂,可不是纵横二十五条路这么简单。坊坊之间有夹墙,有水陆渠道,城墙之间有夹墙,桥下有沟,坡旁有坎,彼此之间如何勾连成

网,联通何处,大部分长安居民一辈子都搞不清楚。若有这么一张全图在手,长安城大半虚实尽在掌握,来去自如。看来这些突厥人所图非同小啊……一人掏出皮囊,倒了些清水在砚台上,一会儿工夫,研出浅淡的一摊墨水。崔六郎舔开狼毫笔尖,蘸了蘸墨,提笔画了几笔,忽然又停手:“曹公,你不是中原人,对布匹不熟。这布啊,不成。这叫硬黄布,做衣服合适,上墨却略显滞涩。不如我去买些一品的宣纸回来……”

“你不能离开。”曹破延断然否决。崔六郎摇摇头,提笔开始勾画。刚填完长安城一角,他又抬眼道:“长安城太大,若是事无巨细都画上去,三天三夜也画不完。曹公你利用这图到底是要做什么用?我心里有数,下笔自然就有详略。”

曹破延道:“这与你无关。”崔六郎双手一摊:“你要我两个时辰内填完长安城全图,却连干什么用的都不肯说——抱歉,画不了。”

曹破延听了这一串说辞,不由得大怒,一步迈到崔六郎的身前,伸手要扼他的咽喉。崔六郎犹豫了一下,没有躲闪。他知道请司的人就在外头,只消一声高喊,这些突厥人一个也跑不掉。可是那样一来,之前的心血就全白费了。他赌曹破延现在只是虚张声势,没拿到坊

图不会真的下手。只要再诈上一诈,就能搞清楚他们的真正目的了。曹破延拍在崔六郎咽喉上的手骤然停住,崔六郎心里一松,知道自己赌对了。曹破延保持着这个姿势,头忽然朝着窗外歪了一下,似乎在侧耳倾听。崔六郎有些紧张,难道是旅费军的人粗心大意搞出了响声?他连忙问道:“曹公,怎么了?”

“你听到什么没有?”曹破延指了指窗外。崔六郎听了听,外面寂静无声。他有点茫然地摇摇头:“什么都没有啊。”

“对,什么都没有。”曹破延露出草原狼才有的狰狞笑意,手指猛然发力,“刚才进门时,附近明明拴着许多牲口,热闹得很,现在却连一声马鸣都没有了。”

一听这话,崔六郎的面部遽然变色,开始是因为惊慌,然后是因为窒息。崔器在外头等待着,心里越发不安。货栈那边没什么动静,可他就是觉得不对劲。作为一名老兵,他的这种直觉往往很准。

文化漫笔

## 青藤先生的“杯具”

韩心泽

但通不过科举,就不能获取编制,胡宗宪既替徐文长着急,更替国家着急,不惜在徐参加省试时叮嘱考官特别照顾这个难得的人才,可惜文长先生依旧没能迈过体制的门槛。等到胡宗宪失势,又有翰林修撰张元汴看重徐文长的才干,但胸中没有装得下这块大器的雅量。徐文长连做快意施展的幕僚亦不可得,只有恣肆山水以疏解胸中抱负,山奔海立达于歌诗,鬼语秋坟放意辞章,眼空千古,傲然凌驾于所谓诗坛盟主之上。

然而雄难刚托足无门之悲,徐文长干脆以自毁的惨烈惊世骇俗:或以利斧自击头部致头骨皆折;或以三寸钉刺入左耳再以钉撞地;或欲以椎击碎自己的肾囊。可能上天造就英才不愿轻易毁灭,徐文长竟九死而未得,可文长先生离体制终究渐行渐远。

潦倒之际,徐文长常用一幅字画换取一餐酒食,画一张秋蟹换一只真蟹。平时垂涎他字画的一帮人此时为用区区几文酒钱,就能轻易哄到他一幅酣醉中的字画杰作而大喜过望。文长先生就真的不知自己的字画太过贱卖了么?他知道那些哄抢他字画的人,是真正肯定他价值的人,或在心中感叹:任他抢去。

徐文长自谓“笔底明珠无处卖,闲抛闲掷野藤中”。实质是太把当世者的主流价值认定当回事,把“立功天下名心慰平生”当作人生终极体的追求,所以不管天下人如何抢着要他的书、诗、文、画,都不低这四绝非徐文长心中最重。徐渭一生固然以文才冠绝于世而睥睨天下之士,内心深处恐怕更多的是一直以能经天纬地的国士自居,因而才真心看不

起只会吟风弄月之辈,包括只有笔底风光的自己。经世致用、治国安邦的雄心是浸入徐文长心中的砂粒,这颗砂粒经过悲愤、激愤、潦倒、自虐的郁结,涵养成了笔下书、诗、文、画四颗夺目的珍珠,然而这四颗珍珠却无非是那颗粒凝成的心头的痛。四颗珍珠徐文长随手抛掷,一粒砂却生生将“有明第一人”折磨至死。

当世者实际都已认识到了徐文长的价值,胡宗宪、张元汴不说,嘉靖皇帝也十分赞赏他的三篇表章,但就是没人那开门槛让文长先生进身体制。所以虽有奇货在身,如若非要卖给即使识货也不肯给你出高价的人,就只能让你的无价之宝沦为“杯具”。

其实,标准化认定往往是一些真才学者的瓶颈,更何况是偏离人才遴选初衷的准入门槛。这门槛反倒使滚圆顺滑的鱼目更易跻身上位,既然鱼目在上,珠玑在下,鱼目就会用鱼目的标准评判脚下,反倒藐视珠玑为鱼目,文长先生强自委屈供人颐指使,或沦为另一种方式的自虐、自毁。不采而佩,于兰何伤?孔子也赞誉有王者香的空谷幽兰那种修持、自信与自在。半生落魄已成翁的青藤先生,为什么不能捻熄功名之心成全自我,用旷世才情将尘世化作一枝香远益清的亭亭青莲?可惜,纷扰喧嚣的尘世中,太多人把主流价值弄成了自我价值认定的画地之年!

徐文长虽终生未能以功业赢取功名,书、诗、文、画盛名却自与千岩万壑竞秀争流,以郑板桥之孤傲,都甘愿做青藤门下走狗。而伴青藤先生的,确有一条良犬,先生贫病而死之际,身边就唯有此狗相伴,若得闻郑楚所愿,此狗当感慨良多。

诗路歌歌

### 丁酉春抒怀(外一首)

杨德本

雄鸡高唱报春临,万象更新福满门。  
福靠贤劳福源广,福依厚德福根深。  
福山福海常珍爱,福寿福星须敬尊。  
但愿福田勤细理,神州处处展芬芳。

春吟曲

瑞雪催春梅报春,金鸡高唱送温馨。  
喜迎春雨春风好,犹乐春花春草新。  
春柳春耕织春画,春溪春水鸟汇春音。  
更怜春暖城乡美,当趁春时齐奔奔!

乡俗乡情

### 豫东祭祖

马思源

爹领着我们出得门来。头天夜里下了大雪,似乎还没有结束。天阴沉着脸,冰冷了一整天。出了门即是原野,一望无际,空旷,宁静,远处偶尔有零星鞭炮声响起。树的枝杈,被冰凌包裹着,风一吹,咔嚓咔嚓,冷飕飕地响。田地大雪铺了,铺得有点厚,像盖了层厚墩墩的棉花套。小麦青青的苗,披了九孔雪被,透过细微的空隙,招摇出活泼泼的油绿色。爹穿了长筒胶鞋,一脚踏上,松软的雪陷下去。两只大大的脚印,一群小人的脚印,在雪天的麦地里延伸开来。

我曾经的坟地在东南地。这块地丰腴无比,每年给人带来无数希望,承载着人们厚重的想象。坟馒头状,坟上雪已融化,裸露着松软的泥土。我爹打开带来的火纸,一查查分好,快速用手指分开,成扇形,再右上角和左下角对折起来,火纸泛泛起来,如一只蝴蝶展翅欲飞。爹带来的那盘炮,盘如斗盆的,口又圆又大。中间几个大雷子,被一层层的小炮包围着,一个个昂首挺胸,斗志昂扬。大弟早把一盘鞭炮拆开了,坟地拉开,一直拉出

## 连载



一场惊天长安的惊天阴谋,能阻止它的,只有一个人,只有……马伯庸